

水 戲 龍 二

(三場話劇)

人物：

吳老泉——南村管理區黨支部書記。

謝振德——南村管理區主任。

劉世彪——北村管理區主任。

劉書記——公社黨委書記。

老奶奶——謝振德的母親。

秀 苗——謝振德的女兒，鍋駝機手。

鐵 虎——劉世彪的兒子，北村管理區技術員。

邢朴正——南村管理區技術員。

社員群眾若干人。

第一場

七月的傍晚，火燒云映紅天边。

南村管理區中心抽水站。

台中有直徑約一丈的大水井，井左邊是機器房；窗、門斜對水井。機器房磚牆粉白落地，上寫“南村管理區棉田方中心抽水站”；牆上還畫着牽龍澆水的漫畫。機器、水井都用天藍色木柵欄圍住，正面有門。門前是一條大路，左通南村，右通北村。柵欄周圍栽有向日葵。柵欄後邊有一條水渠橫貫舞台。水渠邊一排鑽天楊整齊地挺立着，好象一列士兵。樹後是一片無邊的棉田。

〔幕啟：場上無人，只有一輛自行車停放在柵杆旁邊。〕

〔南村管理區主任謝振德匆匆定上。他大背着草帽，挽着褲腿，敞開衣襟，剛從修渠道的工地來。〕

謝振德：（在柵欄門口停住）秀苗！秀苗！

〔一個姑娘從機器房應聲出來，她滿頭大汗，兩手沾滿油污，顯然是正在檢修機器。〕

秀 苗：爹！

謝振德：秀苗，机子检修好了嗎？

秀 苗：好啦。可是地里哇还没耨完，沟也没挖到头，怎么浇哇？

謝振德：是呀，人手紧，赶不过来，……等渠道修好了，把机子都挪到南洼蓄水池去，全部用机器抽水，就不愁没人耨哇了。

秀 苗：爹，这棉田方里的井不用了？

謝振德：用井水费工不省力，再说好些井都壞了，不修就不能用。咱们劳力少，就得靠机器嘛。等会你叫技术员把咱管理区所有的抽水机检查一遍，好准备往南洼池挪。

秀 苗：爹，你跟他說吧，我是請不动他。

謝振德：他不就在你这机房里检修机器嗎？

秀 苗：他？不知道在哪儿磨脚板哩！我是找铁虎給咱检修的机器。

謝振德：什么？你把人家北村管理区的技术員請来干啥！真胡来……

〔这时铁虎用紗团擦着油腻的手，从机房走出。〕

铁 虎：秀苗，事儿都完啦……（見謝振德）啊，振德叔，你也在呀。

謝振德：（客气地）铁虎，劳累你了！我刚才还

在說秀苗，眼下正抗旱，各家都忙不过来，还把你請来……

鉄 虎：（嘆了一聲，坐在井台上）沒啥，呆在家里反正沒有我的正活干。

謝振德：怎么……

秀 苗：爹，你还不知道？北村的井都干了，有机器也使不上。

鉄 虎：毒太阳天天晒，地皮都烤焦了。我們打了几十眼新井，都不見水；就是有点水，用机器一抽，半个鐘头就翻出泥浆来啦。

謝振德：（敷衍地）是呀，碰上这灾旱年头誰家都作难呀。……看吧，老天要能下场太平雨，大家都好过啦。

鉄 虎：（看着天边紅云，嘆起地）半边天象火烧了似的，哪来的雨？（驟地站起，深深地嘆了口气）
嘆：天要真有雨，我都能把它捅个窟窿，叫雨早点落下来！可現在……我爹象关在籠里的生画眉似的，急得两头乱蹿……

謝振德：（也嘆了口气）唉，我也替你爹絞心哩，当这份儿家不容易呀！……好好劝劝他，叫他別着急……

秀 苗：（不滿地）爹，你尽說些沒骨头的話，
把你放在这个茬儿上，看你着急不着急！

謝振德：（睜了秀苗一眼）可着急有什么办法？

〔秀苗撅着嘴，嚙嚙着一屁股坐在井台上再也沒
吭声。〕

鉄 虎：（沒話好說，快快地）振德叔，你在，我
回啦。（推車准备要走）

謝振德：（溫和地）鉄虎，回去告你爹，等我們
棉花浇了一水，我定要过你家去，陪他喝
两盅，給他解解愁。

鉄 虎：說不定他今儿就要来找你。

謝振德：找我干啥？

鉄 虎：听說是和你商量伙用南洼蓄水池的
水。

謝振德：（連連搖頭）哎呀呀，南洼池都干得見
底啦，哪来的水呀！（慎重其事地）鉄虎，告
你爹，趁早別往这上头奔！啊。

鉄 虎：（咬住嘴唇应着）嗯。（騎車就走）

謝振德：（在后面喊）鉄虎，千万記得跟你爹說
呀！ ●

鉄 虎：（在远处沒好气地答应）知道啦！

〔謝振德仰头望天，沉思片刻。〕

謝振德：这天，要再不下雨，真要出事呀。

秀 苗：（故意問）出啥事？咱們渠道修好，今晚就能澆水啦。

謝振德：你知道个啥！日子过好了，大家和和气气，一家过好了，別人就要上門来寻事啦。你还没見着，刚才鉄虎那神气。

秀 苗：那咱就分点水給北村嘛。

謝振德：一根骨头要叫多少人啃哪！真是个沒心眼的毛孩！

秀 苗：（劝說地）爹，这事你真該好好想想，打土改、办社一直到現在，你和鉄虎爹都是互相帮衬着，碰着什么大事，咱南村北村擰在一起干。可眼下人家有了难，还能把他撇开嗎？爹，你想想……

〔謝振德一边听著女儿的話，慢慢抬起头来，在井台上，沉思着。〕

謝振德：（突然一拍大腿）嚯，想啥呀！事情越想越多——我跟鉄虎他爹打十岁上要飯就在一起，要想的事儿多啦！可越想心里头越乱，越乱就越纏住了手脚，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啦！（精神振作地）好啦，咱們啥也别想了，还是走咱的路，做咱的事。

• • •

〔謝振德很快恢复了原来的心情，舒臂展眉地站

起来。秀苗无声地走向一边。

謝振德：秀苗，你过来。

秀 苗：干啥？（走过去）

謝振德：（从口袋里掏出报纸）噢，这是一份报告，上面关于抗旱的措施，准备的情况都有了；你再把词儿编顺当些，誊清楚交给我。

秀 苗：誊这干啥？

謝振德：干啥？往公社送呗。现在到处抗旱，咱管区走在最前头，叫人看看咱是怎么干的；说不定报馆还要派记者来写文章哩！

秀 苗：爹，眼下什么时候，你还……

謝振德：（打断秀苗的话）好啦，别说了。话说多了没用，干正经事要紧。

秀 苗：（不愿意地）这正经事我干不了！

謝振德：你说什么！（跨上几步，正待发作）

〔这时，北村管理区主任刘世彪在远处喊了一声：

“振德！”

謝振德：（着了忙）哎呀！铁虎他爹来啦，我得躲着点。（对秀苗）孩子，听爹的话，爹就求你这一回，啊。（把纸稿塞好塞在秀苗衣袋里，赶紧走下）

〔稍停，刘世彪在渠道的遠天樓中出現。他身
體壯，滿臉連腮胡鬚，兩道濃眉緊壓在眼窩上，兩眼炯
炯有神。〕

刘世彪：（站在渠埂上）秀苗仔，你爹哪去啦？

秀苗：彪大伯，我爹才走了。

刘世彪：哦。打老远我就晃他身影儿了，就是
剝层皮我也認得是他。好，我找他去。

（欲走）

秀苗：彪大伯，你……甭找他了，找他也沒
用。

刘世彪：啊？你知道我找他干啥？

秀苗：說水的事儿唄。

刘世彪：对，正是說这个事儿。

秀苗：他一点水也不会給你。

刘世彪：啊？修南洼蓄水池的时候，北村貼了
两三千个工，現在要点水保住苗都不行！

秀苗：我爹才不認那份理啊。

刘世彪：（不以为然地）秀苗仔，老一輩的交情，
你还站不透；咱哥儿俩是大軟米包紅枣，
沒有不貼体的地方。

秀苗：可我总觉得这几天我爹有些变了。

刘世彪：变？他就是孙猴子，也只有在咱公肚

里翻筋斗，他能变到哪儿去？

秀 苗：（难过地）彪大伯，你不知道，我爹刚才走开，就是为了躲着你。

刘世彪：啊！南村几个耗子洞我都知道，他能躲住我！（爽朗地）好，看你大伯撵他去！

（大步走下）

秀 苗：（目送刘世彪走去，感叹地）彪大伯还是这股直性子，可我爹变了……（把着栏杆，低头沉思）

（南村管理区党支部书记吴老泉走上。他背着个旧印花包袱，刚从公社开完党委会回来。）

吴老泉：（轻轻走到秀苗背后）秀苗，你在想啥呀？

秀 苗：（猛一怔，回头）啊！老泉支书，你回来啦！

吴老泉：唔。（停顿地）年轻轻的姑娘想什么心事呀？

秀 苗：支书，你老爱开玩笑。

吴老泉：（把包袱放在井台上，拿出烟袋）嘿，我可不是开玩笑。小伙子多了，最容易迷住窍；看准了就赶快拿定主意，时间一长就乱了套啦。

秀 苗：（着急紅臉地）哎呀，你真冤枉死人啦，人家想的都是正南八北的事……

吳老泉：啊，什么事呀？

秀 苗：剛才彪大伯找我爹要水去了，我爹不会給，說不定俩人会吵起来。

吳老泉：唔，这确实是件要紧事。秀苗，我这两天在公社开会，家里搞得怎么样？

秀 苗：接南洼池的渠道，今晚就能修好。

吳老泉：（高兴地）嗯，干得利落！还有呢？

秀 苗：听我爹說，原来棉田方里的鍋駝机都移到南洼池去。

吳老泉：啊？棉田方里的水井不用啦？

秀 苗：我爹說那里水井好些都坏了，不用它了。

吳老泉：（搖搖頭）唔，这一步可是沒走对……

秀 苗：南洼池就是那么些些水，顧了南村就顧不了北村。支书，你說怎么办？

吳老泉：（反問）你說怎么办？

秀 苗：我？我有什么办法！我一見彪大伯和我爹为了水的事，愁得都想要哭一場。

吳老泉：（發笑地）嘿嘿，那就用你的眼泪給北

村浇地去。

秀苗：（生气地）你看你……我不跟你说了！

吴老泉：（收敛了笑容站起来，在井台上踱步，环视着田野。突然站定，严肃地）秀苗，一个共青团员在这个时候，只知道发愁，应该要受到批评。（走近秀苗，亲切地）你好好想一想：眼下最当紧的事是啥？南村棉花，北村玉茭，哪样最重要？要是北村玉茭全被旱死，会怎么样？再想想：共产党员，共青团员在这个时候，应该怎么办？然后再具体算一算：咱们有多少水，能浇多少地？怎么个浇法？……

秀苗：（口塞地）支书……这么多问题，叫我……

吴老泉：嘿嘿，就是要多想这些问题，才能提起心劲，想出办法来。唔，你好好想一想……

〔这时，秀苗的老奶奶拄着拐棍，提着饭篮蹒跚地走上来。〕

老奶奶：啧啧啧，吴老泉，你又叫苗娃仔想啥呀？见天出难题叫她想，都快把她想疯啦。这不，野的连饭都不想回去吃！

秀 苗：奶 奶！（急忙过去接过饭篮，扶着奶奶坐下）

吳老泉：嘿嘿，老婦子，耽心把你小孙女弄飞啦？

老奶奶：只要你能給她插上翅膀，就讓她飞吧！唉，現世道的女娃娃脚板大，誰也籠不住呀。

秀 苗：奶奶，你也吃些吧！

老奶奶：不啦，我在食堂喝了两碗稀的也就够了。灾年要吃灾年粮呀，节省点好。苗娃，我只給你取了一个馍，一罐子稀飯，够你吃的了吧？

秀 苗：滿够吃啦，奶奶。

老奶奶：（回头对吳老泉）唉，今年这旱情，比民国十八年还厉害，要是在那个旧世道，不知道又要餓死多少人呀！这全亏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得好，把老天爷抗住了，才沒讓咱老百姓受制呀！

吳老泉：是呀，餓死人的那个世道再也不会有了，可今年秋庄稼鬧不好，咱們的日子也不好过啊。

老奶奶：唉，过去那苦日月，現在想都不敢想啊！（回忆地）民国十八年俺那河南是寸草不生，树皮儿都啃光了，才領着振德逃到这

山西地面上来……在路上碰着世彪……这苦命的孩子，爹娘都饿死了，跟着我和振德结上伴儿，难兄难弟，相伴到现在，晃眼三十多年啦……

秀苗：（憋住眼泪，放下碗）奶奶，你别说了。我爹和彪大伯为用水的事，正闹得不好哩。（收拾碗具走进厨房）

老奶奶：啊？有这么回事？（对吴老泉）老泉呀，你这当文书的，可得要管一管呀！千万不能叫他兄弟伤了和气。

吴老泉：老孀子，你放心吧！真兄弟，好朋友吵一吵也没关系。不打不成交嘛，嘿嘿……

老奶奶：你就会说这热闹话……这回要出了事，我就问你，你一定要管！

吴老泉：好，我管！你也要管，咱们大家一齐来管！

老奶奶：（犹心地）唉，我去看看他们去。都是四十多岁的人啦，还要叫老人操心！（起身欲走）

（这时刘世彪低头从南路过来。正与老奶奶打个

照面。

老奶奶：啊，这不是世彪吗？

刘世彪：啊，老娘，你在这！

吴老泉：老孀子怕你和振德打开啦，正想劝架去哩！

老奶奶：你们俩没吵架吧？

刘世彪：没有。……（长出了口气）咳！要真吵一架，心里也痛快。

老奶奶：看你这孩子，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我给你兄弟说说解解。

刘世彪：老娘，这不是你给咱兄弟分饷吃的时候啦，事情可难解咧！（对吴老泉）老泉哥，你说说吧，南洼池里的水到底怎么个用法？

吴老泉：你和振德怎么商量的？

刘世彪：商量个屁！他尽是南山马，北山骡，给你绕圈子拐弯的，说了半天，我就没摸透他是怎么个心眼。（气得一屁股坐在井沿上）。咳，真把人憋得难受！

吴老泉：难受有什么用？想办法呀！

刘世彪：想什么办法？……（突地站起）你来看！北面玉茭苗黄得卷了叶，地皮子干得蹦蹦硬，新井、旧井不见水……（感情地）老泉哥，这都是粮食呀！……秋后收不

下，我刘世彪啃泥嚼草沒有啥，可城市里的干部、工人，还有咱們社員都等着要吃的呀！你叫我怎么向党交代！……（說着用

拳头擦去泪水）

吳老泉：（严肃地）世彪呀！你是北村管理区主任，当家作主的沉不住气，就会乱事呀。

刘世彪：……

吳老泉：好！眼下你思謀些啥，說說吧。

刘世彪：有啥說的！只要南洼池給点水，把玉茭地浇一遍，保住了苗，讓我緩过这口气，我再領着人把地掏穿它，掏向五湖四海，不見水，不回头！……五尺汉子对天发誓，北村在南洼池上用了三千个工，只用这一次水，从今以后再也不圖南村的門坎。

老奶奶：世彪，別說这見外的話，什么南村、北村的呀！人民公社是万姓一家。 （对吳老泉）支书，我也不知道咱公社的法規，按說这粮食最要紧，南洼池有水就該給呀！

吳老泉：嘿嘿，老孀子的話是說得对呀！可南洼池的水不多，小鍋攪馬杓，誰家也吃不

他呀！……

刘世彪：（火了）我知道你这支书和主任早就串上气儿了！不給就干脆点，当面鼓，对面锣，有話直說！

吳老泉：（反而笑了）嗨嗨！看你火性子大的，……我話还没說完哩嘛。

刘世彪：（急不可耐地）好，那你快說吧！

吳老泉：不，我先要你說說，你也知道，南洼池的水分开用，南村、北村都不够浇一水，你說是不是可以把南村棉田方里的旧井、坍井都用起来呢？

刘世彪：（泄气地）哼，我看你和撮德划的是一个圈圈儿！刚才他也跟我說啦：“你用咱南村棉田方里的井水吧”……（生气地）你們也不想想，絞上你們南村下洼地的水，能浇到咱北村家高台子地里去嗎？……再說，修渠挖沟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就是把渠道加高，能把水引上去，庄稼也早就旱死了！这不是跑了兔子才撒鹰，明摆着叫人白费心嗎？

吳老泉：咳咳，你把我的話理成两岔儿啦。我是說把池水、井水，全都用上，不管哪儿

的水，能浇到哪，就往那儿浇，不分南村、北村，不分棉花、玉茭，都让他吃足喝饱，你说怎么样？

刘世彪：（惊讶）啊！（疑惑地）……老泉哥，你是说，……用井水浇你们的棉花；用池水浇我们玉茭？……对吗？

吴老泉：（含蓄地）嘿嘿，你只说对了一半。

（走近刘世彪）世彪呀，你别老在“你们”、“我们”这个界牌上跳蹿啊，咱们南村、北村合起来干不行吗？

刘世彪：（惊喜地）合起来干？！……老泉哥！行啊！行啊！……可张德他能通吗？

老奶奶：（也高兴地）能通，能通！我能叫他通罗！如今咱们的八字命儿，都拴在公社这一根绳儿上，还不能在一起用个水？

吴老泉：哈哈！还是老瞎子通情达理，人要都象你，事情就好办了。我看你这两个儿子全靠你开导啦！

老奶奶：我这糊涂老婆子懂得个啥！劈柴劈不到骨缝上，说话说不到点子上，我看呀，他们兄弟俩全都要靠你这当支书的引着走啊！

吴老泉：（玩笑地）我引着也得要他们跟哪！你